

# 程南雲和明初畫卷題首風氣

許文美

國立故宮博物院十月至十二月「筆墨見真章——歷代書法選萃」展出明宣宗〈書上林冬暖詩〉軸，為朱瞻基（一三九九～一四三五）書法代表作品，款識「宣德六年（一四三一）十月廿七日賜郎中程南雲」顯示為皇帝賜書。御書受贈者程南雲（？～一四五八）為明初「為時所尚」的篆隸書家，因史料敘述簡略，且傳世作品稀少，今人多不熟悉。然引人注目的是，程南雲傳世墨蹟雖然不豐，卻包含多件書於畫卷前的引首。本文即以程南雲為重點，溯及前輩書家，綜合散見文獻和傳世作品，藉此整理勾勒程氏生平事略，並呈現明初入仕善書者對書畫題詠的參與，和明初畫卷題首風氣的盛行。

明宣宗〈書上林冬暖詩〉軸（圖一）

書六言詩「蓬島雪融瓊液，瑤池水泛冰漸；曉日初臨東閣，梅花開遍南枝」。書法圓熟遒勁，反映明初以來受趙孟頫（一二五四～一三二三）書風影響的風尚。宣宗遊戲翰墨，點染寫生，其書畫藝術過去多有研究者探討，本文不擬贅述。（註一）而受贈者程南雲傳世墨蹟包含多件寫於畫卷前的引首，如元趙孟頫〈重江疊嶂〉卷（圖二）、

傳五代南唐周文矩〈蘇李別意〉卷（圖三）、

傳宋人〈畫問喘圖〉卷（圖四），以及名作傳為五代顧闳中〈韓熙載夜宴圖〉卷（圖五）等。傳世書畫引首以明代吳派作品較為常見（圖六），清高宗（一七一～一七九九）時御題引首更是清宮畫卷藏品的重要裝裱形式（圖七），從引首發展來看，程南雲與其時代的書家，似乎引領著題首風氣潮流的開端。

## 程南雲生平事略

程南雲生年不詳，其生平在李賢等撰《明一統志》記載如下：「程南雲，南城人。永樂間以能書徵起，與修永樂大典，授中書舍人，累官太常卿。尤精篆隸，為時所尚。」其後明《列卿記》、《萬姓統譜》、清雍正年間編撰《江西通志》都有類似文字。《明英宗實錄》卷二八六天順元年（一四五七）正月三十日載：「南雲

江西南城縣人，以善書與修永樂大典，授中書舍人，陞吏部稽勳司郎中兼翰林侍書，供職內閣，歷官至太常卿。」可見上述文獻的依據。授中書舍人一職在《明太宗實錄》卷二三四亦載：「永樂十九年二月……辛丑擢庶吉士周崇厚、高穀、宋瑛、胡滌、

朱昶、章文昭、張益、柴蘭，舉人劉鉉，生員羅淵、千霈、夏衡、凌壽，秀才衛靖、宣嗣宗、程南雲、張子俊、胡宜衡、姚繼、黃振宗、俞宗大、陸友仁、余孜善、劉賢、李栖俱為中書舍人。」為永樂十九年（一四二一）二月之事。《永樂大典》成

書於永樂六年（一四〇七），與程南雲被授與中書舍人職位年代相差十幾年，若程南雲實際參與修書，推測當時年紀頗輕，應為參與人數眾多的「臚錄」之一。而程南雲既被楊士奇（一三六四～一四四四）稱為陳登（一三六二～一四二八）的六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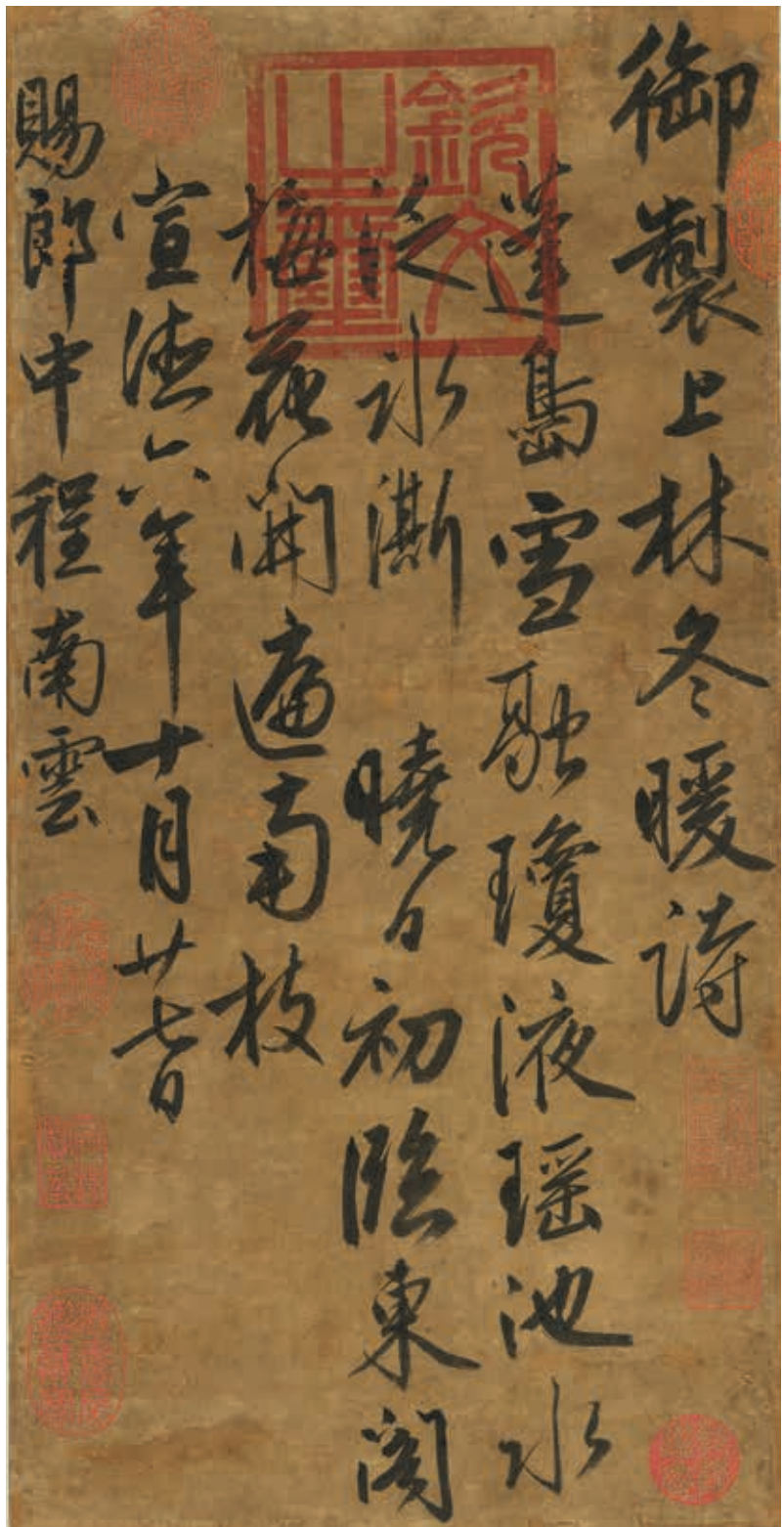


圖1 明 宣宗 〈書上林冬暖詩〉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5 明 程南雲 題傳五代顧闓中〈韓熙載夜宴圖〉卷引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繪畫編1晉隋唐五代》，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頁2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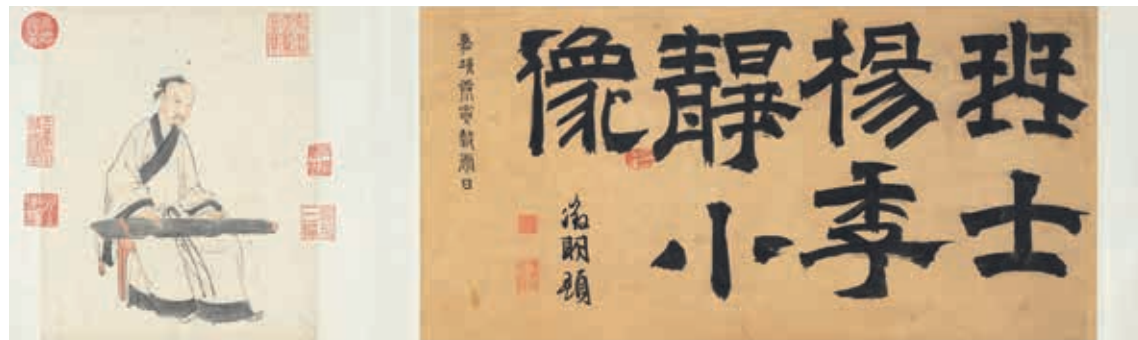


圖6 明 文徵明 題文伯仁〈畫楊季靜小像〉卷引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 明 程南雲 題傳宋人〈畫問喘圖〉卷引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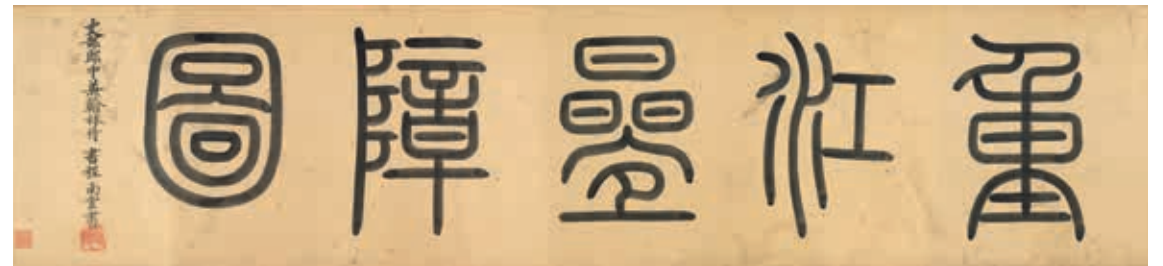


圖2 明 程南雲 題元趙孟頫〈重江疊嶂〉卷引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 明 程南雲 題傳五代南唐周文矩〈蘇李別意〉卷引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程南雲老師陳登，字思孝，為永樂初年這波用的人材之一。根據楊士奇〈陳思孝墓誌銘〉所述，陳登「初舉才學為湖廣羅田縣丞，數月改浙江蘭谿丞，月餘又改江西浮梁丞。……歲餘丁內艱去，服闋，遂選入翰林，仍給縣丞祿，歷十年擢中書舍人。朝廷大題匾，率出其手，而四方求者無虛日。」推算下來，其擢中書舍人應在永樂十二年（一四一四）。而程南雲自永樂十九年任中書舍人後至少持續至宣德二年（一四二七），因清代《欽定國子監志》所錄明代題名碑中有「宣德二年丁未科賜馬愉等一百名及第出身題名碑。大學士楊士奇撰文，中書舍人程南雲書。」時程南雲官職尚為「中書舍人」。次年宣德三年（一四二八）當楊士奇撰寫陳登墓誌銘時，已稱南雲為吏部郎中。再者，王直（一三七九～一四六二）《抑菴文集》〈贈張真人還山序〉亦提及正一派第四十五代天師張茂丞（一三八七～一四四四）與程南雲交情深厚：「宣德三年八月正一嗣教清虛冲素光祖演道崇德守靜洞玄大真人張君宇清既仙去，遺命以符印副姪茂丞俾嗣事，於是茂丞奉遺蛻，藏之山中，遂來朝天子……茂丞既受命，將歸龍虎山……」

傳人，年紀應小於陳登。（註一）  
永樂十九年二月以前，程南雲職務為「秀才」，此處「秀才」所指與世俗稱通過府縣試的儒生有別，而是《明會要》徵辟中的「秀才」，意指社會公認優秀人才。由於屬於翰林院，又以善書者選入，故稱翰林院秀才或是習書秀才。（註三）由「秀才」擢中書舍人，在《明太宗實錄》卷一二六永樂十年（一四一二）三月即有前例：「擢翰林院習書秀才朱孔暘為中書舍人，仍隸翰林院書制勅」、「擢翰林院秀才沈榮、許鳴鶴、王孟端、朱暉、楊本、陳宗淵、龐振舒、章炳如，并為中書舍人，仍隸翰林院書制勅。」為翰林院儲備人材的晉升管道。這項制度肇始於成祖對於書法的重視，於永樂初年詔求四方善書者，由黃佐《翰林記》可知：「永樂二年（一四〇四）始，給廩祿，使進其能，用諸內閣辦文書。」楊士奇《東里續集》亦載：「永樂初，詔求四方善書士寫外制，又詔簡其尤善者于翰林寫內制，且出內府古名人法書，俾有暇益進所能。」所徵善書之優秀者，皆儲於翰林院備用，或授官職，或原職借用，或見習多年後授官。（註四）



圖7 清 高宗 題傳宋郭熙《關山行旅》卷引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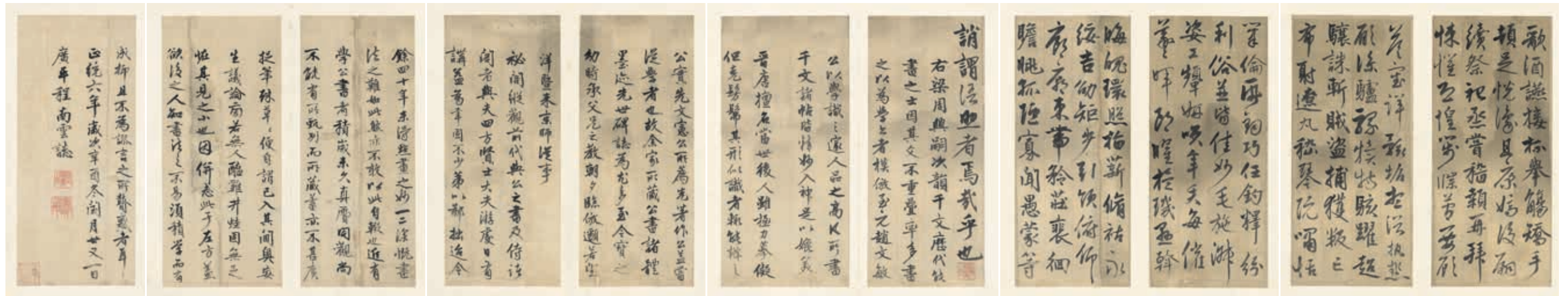


圖8 明 程南雲 《行草書千字文》冊末題識 遼寧省博物館藏 林利攝

其素與厚者太常丞張以清、吏部郎中程南雲……，求予言贈之。」亦稱程南雲為「吏部郎中」。程南雲在宣德五年（一四三〇）任官品級再度升遷，《明宣宗實錄》卷六六記宣德五年五月十六日：「以兩朝實錄成，陞纂修等官……行在吏部稽勳清吏司郎中程南雲陞從四品祿兼翰林院侍書。」足見程南雲因參與《太宗實錄》、《仁宗實錄》而陞遷。

宣德年間，兼翰林院侍書的程南雲，與皇帝書法交流甚為密切，除〈書上林冬暖詩〉一軸為宣宗賜書，皇帝亦曾賜與〈草書歌〉，傳達徧觀內府翰墨後對草書的心得看法：「朕幾務之暇，游心載籍，及徧觀古人翰墨，有契於懷，嘗賦草書歌以寓意焉。以爾日侍之勞，書以賜之。草書所自何所授，初變楷法為章奏；當時作者最得名，崔瑗杜度張伯英。三人真跡已罕見，後來繼之有羲獻；筆端變化妙入神，逸態雄姿看勁健。風驚電掣浮雲飛，蛟龍奮躍猛虎馳；漢晉草法千載師，張顛藏真亦絕奇。一代精藝才數輩，遺墨千人萬人愛；固知頓挫出腕力，亦用飛動生神采。古來篆籀今已諳，何況隸草諳愈多；吾書豈必論工緻，誠懇有言當默識。」（註五）宣

誌等。明朝《進士題名記碑》是朝廷記錄每科錄取進士情況，殿試後立碑於太學，自洪武二十一年（一三八八）太祖於奉天殿策試舉人製《題名碑》於太學門後，由此相繼不絕。程南雲曾書寫的題名碑包括「宣德二年丁未科賜馬愉等一百名及第出身題名碑。大學士楊士奇撰文，中書舍人程南雲書。」、「正統……四年己未科賜施榮等一百名及第出身題名碑。翰林學士錢習禮撰文，太常寺少卿程南雲書。以上二碑在大成門外之東南向。」、「（正統）七年壬戌科賜劉儼等一百四十九名及第出身題名碑。翰林學士陳循撰文，太常寺少卿程南雲書。」（註八）廟碑包括《崇化寺碑》篆額，朝廷品官墓碑有《盧育墓碑》篆額，墓志則有《錢安衣冠壙志》篆蓋等。（註九）

由於四方求書者無虛日，從史料文獻也可見程南雲為地方及士大夫效力的篆額及題榜，包括宣德五年為蘇州太守況侯之「退思堂」題匾，宣德九年（一四三四）為況侯重修蘇州范仲淹祠堂所作〈重修范文正書院記〉篆額，為松江殷志學於北京樓居題「凝翠之樓」，以及為楊士奇祠堂重書其曾祖遺文刻石等。（註十）他也在

宗對程南雲書法專業的倚重，還見於宣德十年（一四三五）時原成祖於永樂十一年（一四一三）為太祖所立「大明孝陵神功聖德碑」損裂，派程氏前往南京重建。英宗繼位後，程南雲於正統四年（一四三九）陞為太常寺少卿，《明英宗實錄》卷六一正統四年十一月五日記：「陞行在吏部稽勳司郎中兼翰林院侍書程南雲為行在太常寺少卿，兼職如故，以九載任滿故也。」「行在」為明初兩京制度下北京文武諸司冠加的二字，正統六年英宗因重建三殿及二宮成，大赦天下，定都北京，文武諸衙門不冠以行在，南京各衙門增南京二字。（註六）正統十三年（一四四八）八月十三日（卷一六九）又陞為太常寺卿：「陞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書程南雲為本寺卿，仍于內府書辦，以任滿九載也。」天順元年二月程南雲致仕，隔年天順二年（一四五八）正月離世。（註七）

### 程南雲的書法活動

楊士奇〈陳思孝墓誌銘〉寫及：「思孝所用心六書，令得其傳者，吏部郎中吁江程南雲。」而陳登「於六書本原博考詳

朝臣的書畫活動扮演重要角色。王直為永樂二年進士，在翰林二十餘年，其〈題程中書所書梅花賦後〉敘述永樂二十一年（一四二三）他與太平知府徐侯同待選於北京，值歲暮大雪，坐翰林朝集之舍，互相論及南方景物並歌頌梅花特有的品德，因而興起遐思。徐侯為王直作了一幅梅圖，第二年（一四二四）王直將其裝裱，並請中書舍人程南雲書寫楊萬里（一一二七）一一〇六）〈梅花賦〉於作品上。（註十一）除題寫當代作品之外，同僚收藏的古畫亦請程南雲題寫。楊榮〈書赤壁圖〉記述當時任右監察御史的江志堅，以藏品〈赤壁圖〉請程氏題寫：「後右監察御史江志堅所藏〈赤壁圖〉。不見畫者名氏，然布置有法，筆意精妙，殊非近時畫師所及，誠可愛觀。志堅既裝潢成卷，復求中書舍人程南雲隸古，朱廷暉楷書東坡前、後〈赤壁賦〉以係于後，且請予言識之。惟東坡以文章擅名當代，傳誦於天下後世……而又得圖畫之工，字書之妙，皆可為翰墨之珍翫矣。志堅其實之。」文中所言「隸古」當指隸書引首。（註十二）

引首題名風氣下，程南雲為畫卷題首的傳世品包括〈重江疊嶂〉卷（見圖二）、

究，用力甚勤。自周秦以來殘碑斷碣，必窮搜摹搨，審度而辨定之。」元季以來趙孟頫、吾丘衍（一二七二）一三一）對於篆隸古體的探究提倡，到明初仍深具影響。此外，程南雲身為程鉅夫（一二四九）一三一八）後人，與趙孟頫更具另一層深厚淵源。他在遼寧省博物館藏〈行草書千字文〉（圖八）冊末題識論及趙孟頫〈千字文〉諸帖皆精妙入神，媲美晉唐，擅名當世，後人雖極力摹擬，僅能達到形似，接續敘述家學淵源：「公實先文憲公所薦，先著作公蓋嘗從學者也。故余家所藏公書諸體墨蹟、先世碑誌為尤多，至今寶之。幼時承父兄之教，朝夕臨做，藐若望洋。暨來京師從事秘閣，縱觀前代與公之書，及侍諸閣老，與夫四方賢士大夫游處，日有講益，為幸固不少。」文憲公即程鉅夫，舉薦趙孟頫任元；其子程大本歷晉著作郎。程家收藏不少趙氏作品，程南雲為程鉅夫五世孫，自幼承繼家風，在父兄教導下臨習趙孟頫書法。〈行草書千字文〉亦可看出趙氏風格的影響。

程南雲既任中書舍人、翰林院侍書等職，書寫範圍除朝廷、大內中重要文牒外，尚包括紀念碑、廟碑、朝廷品官墓碑、墓

〈蘇李別意〉卷（見圖三）、〈畫間喘圖〉卷（見圖四）、〈韓熙載夜宴圖〉卷（見圖五）等。藉由前文對程南雲仕途的整理，可推斷這些引首約略書寫年代。〈重江疊嶂〉卷款署「吏部郎中兼翰林院侍書程南雲書」，應書於宣德五年至正統四年之間，畫卷後陳敬宗（一三七七）一四五九）及陳璉（一三七〇）一四五四）題跋分別寫於宣德九年春三月和同年秋八月，皆指出此卷當時為李昶收藏，可為參考。美國佛瑞爾美術館（Freer Gallery of Art）藏〈七子度關圖〉卷（圖九）及〈西湖圖〉卷（圖十）的引首，程南雲皆款署「吏部郎中兼翰林院侍書程南雲書」，亦寫於宣德五年至正統四年之間。〈蘇李別意〉卷、〈畫間喘圖〉卷、〈韓熙載夜宴圖〉卷三件引首款署「太常卿兼經筵侍書程南雲題」，則寫於正統十三年至天順元年間。存世尚有一件未署官銜的宋陸游〈自書詩〉卷（遼寧省博物館藏）引首（圖十一），其卷後陳璉書〈放翁仕蹟遺墨記〉傳達此卷於元末明初的流傳經過：「鎮江楊時中，元至正初為郡庠直學，有識鑒，購得高秋泉所收陸放翁親書所作詩若干首共為一卷。有元人永嘉俞眉山、程郁（邨）、京口郭天錫題跋。後



圖10 明 程南雲 題元末明初無款〈西湖圖〉卷引首 佛瑞爾美術館藏  
引自《歐米收藏中國法書名蹟集—明清篇》，東京：中央公論社，1983，頁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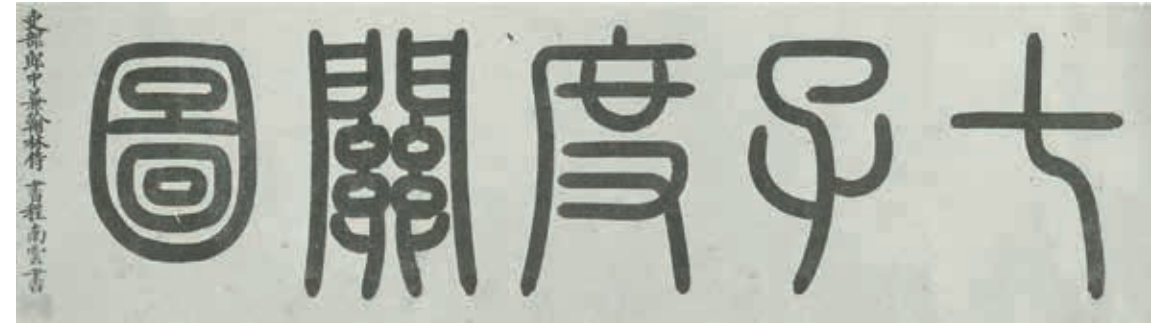


圖9 明 程南雲 題傳宋李唐〈七子度關圖〉卷引首 佛瑞爾美術館藏  
引自《歐米收藏中國法書名蹟集—明清篇》，東京：中央公論社，1983，頁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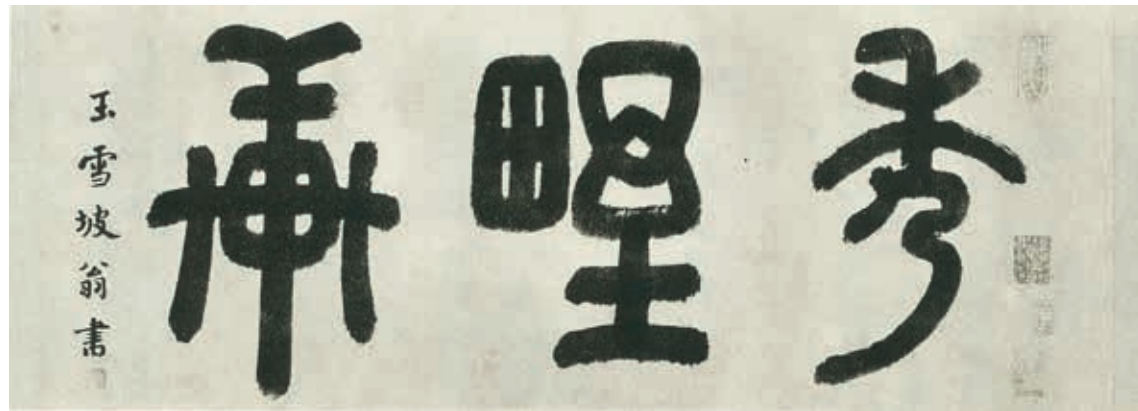


圖12 元 周伯琦 書朱德潤〈秀野軒圖〉卷引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中國歷代繪畫—故宮博物院藏畫集IV》，北京：新華書店，1983，頁14，附錄。



圖11 明 程南雲 題宋陸游〈白書詩〉卷引首 遼寧省博物館藏 林利攝



圖13 元 張渥 〈竹西草堂〉卷 趙雍篆書與畫竹 遼寧省博物館藏 林利攝



圖14 明 沈度 書元王冕、吳鎮《梅竹雙清》卷引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5 明 陳登 書元《竹林大士出山圖》卷引首 遼寧省博物院藏 林利攝

圖》徵予為記」，足見此卷在永樂十八年時為陳光祉藏品。陳登任中書舍人既在永樂十二年至永樂二十二年間，很可能約於永樂十八年至二十二年之間，應藏家之請題首。

史料文獻還可見明初其他中書舍人與翰林們互動產生的引首作品。梁潛（一三六六～一四一八）〈瀛洲別趣圖詩序〉：「（瀛洲別趣圖詩序）為翰林典籍鄭叔美先生作也。叔美以九年考績上北京，今右春坊中允吳平仲先生與中書舍人某數人即圖賦詩獻之，又為篆書四大字，以屬予序。」另如梁潛〈送周如陵序〉：「……今年夏忽廬陵周君如陵歸自成都，訪予京師之旅邸，極道往時之遊且樂，予不覺解心釋神焉。今如陵又將有所遊，惜不能與之翱翔其間也。……凡與如陵交者皆為詩以餞之，而中書舍人吳君平仲為書『西川壯遊』四大字於卷首。以予故嘗遊於蜀也，屬為序之。」（註十七）羅啓倫指出元季文人雅集時，以主角繪製圖像的手卷作品，多有「序」、「記」、「後序」之文體交代源流，並有「題詩」表示觀者應和，最後亦有「贊」概要總結，此種形式乃借用書籍編排形式。明初仍延續之。

歸其任敏所，尤寶愛之。洪武中，敏僑居南詔，以所蓄書畫留其親戴處。及回，索原寄物，俱已遺落，幸而此卷獨存，重加裝潢，屬浙江僉憲致仕顧君仲謙馳書徵予言。……時正統四年己未冬十月既望。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羊城陳璉書。」明初楊敏（生卒年不詳）透過致仕的顧仲謙（生卒年不詳）向禮部左侍郎陳璉求題，陳璉既稱正統四年題跋時，此卷已經楊氏重新裝潢，引首程南雲「放翁遺墨」篆書四字，應當也寫於此時前後吧！

### 明初畫卷引首題寫風氣

徐邦達〈書畫作品的標題和引首〉一文簡述畫卷有引首，較早見於明代程南雲、金湜（正統六年舉人），之前少見。（註十三）近年羅啟倫〈創意師古——元代書法復古下的篆書發展與諸問題〉碩士論文已詳論引首形成於元末，如朱德潤（一二九四～一三六五）〈秀野軒〉卷（圖十二）為周景星畫餘杭山下隱逸處，卷首有周伯琦（一二九八～一三六九）書「秀野軒」三字；卷後朱德潤〈秀野軒記〉言周景星「得

江浙行省左丞周公題其軒之顏曰『秀野』，以誌其美。」是為軒名。再如王蒙（一三〇八～一三八五）為致仕歸隱的孟潼所繪〈惠麓小隱圖〉卷（克里夫蘭美術館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藏），圖前有錢達篆書引首「惠麓小隱」。值得注意的是，張渥〈竹西草堂〉卷上趙雍（一二八九～？）寫「竹西」篆書二字與畫竹於同一張紙，可證當時引首尚未普遍使用，與後世引首概念不盡相同。（圖十三）至於元末吳致中〈開止齋圖〉卷（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雖然畫心與引首皆書畫於同一張紙，畫心部分卻特別以勾邊方式處理，限制繪畫範圍，透露明顯的引首概念。（註十四）

程南雲的前輩書家題首風氣相當盛行，沈度（一三五七～一四三四）、陳登等皆有相關作品。楊士奇曾請沈度題首，他在〈歸田趣序〉述及自己「竊祿于朝三十有三年，祇事三聖，皆在翰林春坊。……因暇豫作『滿江紅』詞四首。……於是朱孔暘分繪為圖，沈氏則作隸古題其首，曰『歸田趣』云。」（註十五）〈五清詩序〉則寫沈度為藏品題「五清」：「永樂辛丑（一四二一）春余自翰林學士改左春坊大

學士，公務甚簡。每朝退歸坐小軒中，杜門覽掃，時理書冊自適，於故篋得小畫五幅，不忍棄之，裝為一卷。其第一幅故人毗陵王孟端作也。第二幅閩人陳叔起作。第三、第四兩幅，忘其作者，亦忘所得。第五幅永嘉孫隆作，併叔起作者，皆得之黃宗豫。余既各賦一詩書之。金、曾諸公又續為之賦。沈氏則題曰五清。」（註十六）前者因詩成圖，後者因圖賦詩，兩件作品並由善書者題首，頗能傳達藏家志趣及主導性。兩件作品雖未見流傳，院藏元王冕（一二八七～一三五九）、吳鎮（一二八〇～一三五四）〈梅竹雙清〉卷即可見沈度題首例作。（圖十四）程南雲老師陳登亦有題元《竹林大士出山圖》卷引首：「竹林大士出山之圖。中書舍人石田陳登篆。」（圖十五）此作卷後有瀘江學佛道者陳光祉（生卒年不詳）、翰林修撰儒林郎同修國史匡山余鼎（生卒年不詳）、翰林侍讀學士奉訓大夫兼修國史廬陵曾榮（一三七二～一四三二）等人於永樂十八年（一四二〇）的題跋，和明僧錄司右善世傅洽（生卒年不詳）於永樂二十一年的圖讚。根據余鼎圖記「交趾陳光祉氏，持《竹林大士出山

# 王得祿 與 同安船特展

Wang Delu and  
the Tongan Ship

2017  
9.19-12.17

S101 借展廳  
Temporary Exhibition Hall



## 結語

元末畫卷引首的出現與元季隱逸風氣之下的齋、軒題名，以及盛行的雅集題詠關係密切。同時繪畫的手卷裝裱形式亦深受影響，手卷可依裝裱添加長度的形式，提供了紙上雅集的載體。篆隸題首既承續趙孟頫以來對古體書法的重視，也是南方

博古氣氛下觀賞習慣的呈現。而明初的畫卷題首作風，一方面雖仍延續元末彰顯個人志意趣之傾向，從程南雲多為古畫題首的情況來看，藏家請題與題者的款署官銜，顯現當時傳世古畫，已藉紙上雅集形式和引首密切結合。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

## 註釋

1. 林莉娜，〈明宣宗之生平與其書畫藝術〉，《故宮文物月刊》第一三六期，一九九四年七月，頁六六—八七。何傳馨，〈御筆戲作—明宣宗合璧冊探考〉，《故宮文物月刊》第三五〇期，二〇一二年五月，頁四—一。
2. 郭伯恭，〈永樂大典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七，頁一六—八五。(明)楊士奇，〈東里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一二三八冊，卷一九，臺北：臺灣商務，一九八三—一九八六，頁二二—二三。
3. 張金梁，〈明代書學銓選制度研究〉，吉林：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論文，二〇〇四，頁九七—九九。
4. 關於永樂年間朝廷書事的問題，參考張金梁，〈明永樂初朝廷書事考辨〉，《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紀念文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二〇〇三，頁三九五—三九七。
5. (清)朱彝尊，〈明詩綜〉，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一四五九冊，卷一，頁一八〇。
6. 朱鴻，〈從南京到北京—明初定都問題的探討〉，《師大學報》第三三期，一九八八年六月，頁二五九—二八二。
7. 《列卿記》載程南雲正統中為南京太常卿，《分隸偶

- 存》、《佩文齋書畫譜》、《六藝之一錄》等書並加引用，應為誤，從《明實錄》內容可知程南雲任太常寺少卿及太常寺卿官職皆在北京。以上內文之《明實錄》引文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九六六。
8. (清)梁國治等，〈欽定國子監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六〇〇冊，卷四八，頁五三三。
  9. 董建，〈明曾稔墓誌銘與程南雲夏祀書法考〉，《榮寶齋》，二〇〇六年六月，頁二二—二七。
  10. 見(明)陳障，〈吳中金石新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六八三冊，卷二，頁一一二—一一三。
  11. (宋)范仲淹，〈范文正集補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一〇八九冊，卷四，頁八四八；(明)王直，〈抑菴文後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一二四一冊，卷一五，頁六八—六九；(明)楊士奇，〈東里續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一二三八冊，卷二〇，頁六四〇。
  12. (明)王直，〈抑菴文後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一二四二冊，卷三六，頁三三三。
  13. (明)楊榮，〈文敏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一二四〇冊，卷一五，頁三三二。
  14. 徐邦達，〈古書畫鑑定概論〉，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一，頁三四—三五。
  15. 羅啟倫，〈創意師古—元代書法復古下的篆書發展與

## 參考書目

1. 傅申，〈元末明初的書法〉，《歐米收藏中國法書名蹟集》，東京：中央公論社，一九八一；收錄於《書史與書蹟—傅申書法論文集(二)》，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二〇〇四，頁九—一三〇。
2. 傅申，〈明代書壇〉，《歐米收藏中國法書名蹟集—明清篇第一卷》，東京：中央公論社，一九八三；收錄於《書史與書蹟—傅申書法論文集(二)》，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二〇〇四，頁一七—三九。
3. 莫家良，〈元代篆隸書法試論〉，《二〇〇〇年書法論文選集》，臺北：蕙風堂，一九九九，頁七九—一二七。

15. (明)楊士奇，〈東里續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一二三八冊，卷一五，頁五六—五九。
16. (明)楊士奇，〈東里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一二三八冊，卷五，頁六〇。
17. (明)梁潛，〈泊菴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一二三七冊，卷五，頁二七四—二七五、卷六，頁三二九—三三〇。